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評文全本

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  
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  
爲屏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  
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  
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  
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淮軍大  
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  
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  
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

劉漢宏

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人至相語  
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  
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  
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  
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否全諷蒐眾十  
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眾正當其下盍  
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  
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廛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  
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

馮弘道  
解

鐸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  
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  
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  
匿眾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  
暉眾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  
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  
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  
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  
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卽

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眾，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眾人，思之爲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

傳實襲頽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頽逆擊於曷山弘  
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振遣人迎犒東塘好  
謂曰兵有勝負今眾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吾府雖隘  
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  
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  
節度副使見尚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  
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  
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鉞攻  
之約驅民墨鏡其衫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  
杭終有國乎約後寢窘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

粲守蘇州約眾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

盡殲其眾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

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貲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

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眾萬餘自稱將軍

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

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

責緒懼與行全拔眾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

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

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

王潮

王審邽

王審知

王緒

〇〇〇

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眾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日子美須眉才絕眾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眾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劍躍於地眾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

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  
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  
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  
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眾拔之  
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卽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  
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  
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  
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  
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  
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

五七及後  
〇〇〇

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  
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  
威武軍卽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  
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  
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  
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

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  
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  
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

劉知謙  
對信

戢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眾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瑒叛，隱率兵奉迎。知柔

顏杲卿

唐書卷一百九十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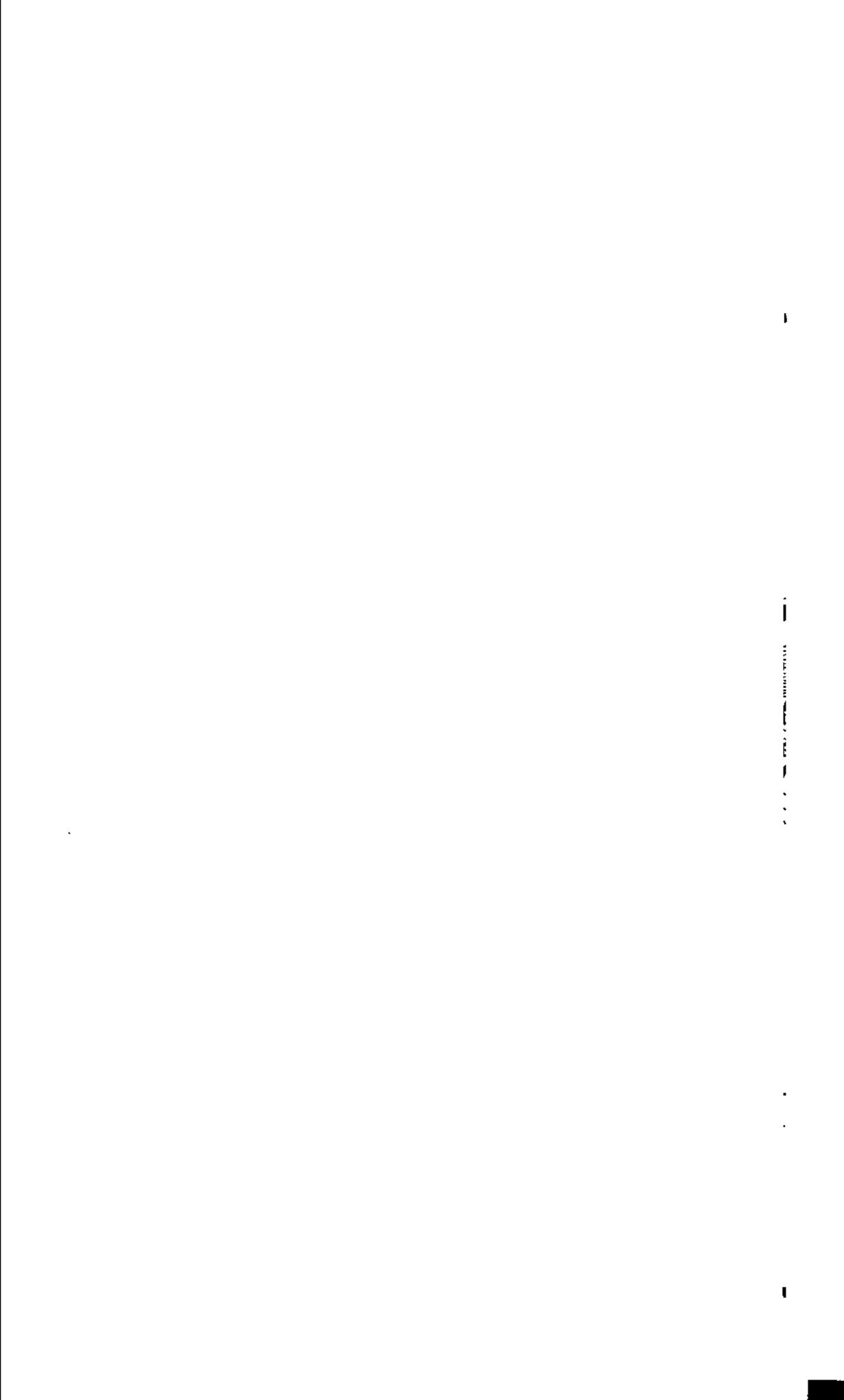
忠義中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竝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

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愷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

已

傳學



# 徐文遠

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于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

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干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